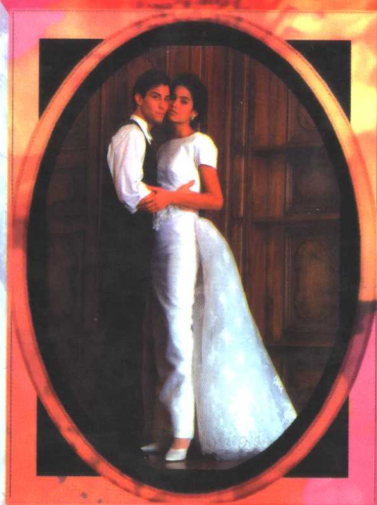


都市情缘小说系列

他们的故事



人到中年，情归何处？他、她、他、都已步入中年，有了自己的辉煌事业，有了汽车、洋房，女儿可爱，家庭兴旺，可却感到感情无处寄托，于是便不顾一切地追求，于是有了外人介入，引出了一幕幕人间悲剧，令人肝肠欲断……

台湾
郭良
蕙著

TA MIEN DE

SHI

华 / 文 / 出 / 版 /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他们的故事/郭良蕙著.-北京:华文出版社,1999.1
(都市情缘小说系列)

ISBN 7-5075-0796-3

I.他… II.郭…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8847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98-0408)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电话:(010)63096781 (010)66063891

新华书店经销

科普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875 印张 178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0001—6000 册

定价:14.00 元



第一部分

1 生平我缺乏谦过于己的美德,不过每当一件事发生,我总要细细检讨其中有没有应该由我负的责任。对于萧晓倩也不例外,只要想到她,我便不觉地把她和我那次请客连在一起,固然萧晓倩从没有责备过我,也没有感谢过我,可是我经常这样自问,如果我不请那次客,萧晓倩的命运是否也会改变呢?

少小时期我也曾藐视过钱财而时常倾囊挥霍过,日后成了家,感到责任重大,不能不节俭,但还没有节俭到吝啬的地步,断不会请一次客后经数载尚且耿耿于怀。只因为那次请客影响了萧晓倩毕生,自然还有其他一些人也跟着遭受重大的影响,才使我不能不视为历史性。我不后悔,其实我后悔也没有用,这里面虽然没有我的纠葛,不过我无法作一个轻松的旁观者。不论别的,只论萧晓倩和我的感情,我也不能对整个事件的演变无动于衷。

2 一开始我就提到我是六年前从南部迁居台北的,在学校我最怕数学,因此我对数字具有下意识的畏惧心理。而我一再指出六年前并不归功于我的记忆,其实我已在台北住了几年对我一点也不重要,我完全



是根据萧晓情的事件计算出来的。

书没有读好的人换的学校往往很多，我中学换了四个，大学两个。像教师桃李满天下一样，我的同学也满天下。中学对于组织同学会不大热衷，大学的同学会则很像一回事了。我住南部的时期，偶尔也来台北参加一次校庆聚聚，虽然年届不同，看见的大部分是陌生面孔，但是同阶段的同学也不少，即使在学校里并不熟悉，也会变得很亲热，大家毫无拘束地凑在一起谈谈笑笑，好像又回到二十岁了，甚至比二十岁表现得还天真。礼貌上的虚伪在同学之间绝对没有，一般来说平时别人尽管当面尊称小姐、女士、先生，背后还不是直呼姓名，同学与同学就没有这种前后之分了，管他身分有多高，也张王李赵叫来叫去。

人都说大都市世态炎凉，那限于有利害冲突的情形，和我来往的人不在此例。尤其是那班旧日同窗，彼此肝胆相照还来不及。我迁居台北以后，大家曾经美其名为罗汉请观音的方式欢宴过我一次，同学之间虽然没有世俗那种人情必还的观念，但是，一个个为了好玩而起哄，纷纷要贺我的新居，有的索性问明白我什么时候请客，我说厨房没有安置好，他们就吵着自己带菜来。

自己带菜的聚餐近年来常常在我这里举行，不过，当时我不会采用这种方式，固然我没有摆阔的习惯，但我也愿做得很小气。首先我积极地把新居的一切安置停当，然后把该请的朋友分批请来。

我不敢自诩我做主人多么成功，不过，我看过很多请客请得失败的例子，不是主人怠慢，不是酒菜太差，而是他们忽略了一点，家庭小聚并非官式酒会，客人身分太杂，彼此格格不入，难以创造融洽的气氛。另外一点我注



意到客人中间陌生的比例不能超过熟识,否则没有办法拉近彼此的距离。最好是三分之二的熟朋友,再加上三分之一的生朋友,由主人殷勤协调,容易产生圆满的结果。言语是人与人交往很重要的一环,男女相悦通常称为谈恋爱,朋友有感情称为谈得来,可见一个成功的宴会必须达到谈笑风生,无论主人或客人倘若惜言如金,很可能使空气陷于沉闷僵冷。常有人在我面前半开玩笑说和小说作者交往应该随时怀着戒心,其实这话言之过重了,小说作者绝不是特工人员,至多不过比常人多备一点觉察力罢了。由此说明以上的浅见并非我的心得和经验,仅仅是在参加别人的宴会上注意观察的结果而已。籍着他山之石以便尽力注意我请客时的效率。

居台北的第一年我住联合新村。这种流水账报导并不是高明的写作手法,我只是要指出像联合新村公寓的面积容纳不下太多人,十几个客人便使客厅显得拥挤不堪。本来我打算约十人成为一桌。我的佣人的烹调法上不了台盘面,做做普通家常菜还过得去,请客则必须由饭馆外烩才可以。我把我的意见告诉萧晓倩,却被她一口否定,她说友情也好,人情也好,该邀请的人既然很多,不如化繁为简,每次多邀几个,这样可以把次数减少,节省精神体力,也节省开支。她主张自助餐,不必求助于饭馆,由她全权处理。“对我没有信心吗?”萧晓倩见我在犹豫,马上直率地问一句。

“怎么会?”我说。我知道她曾经进过烹饪班接受名师指导,过去我来台北她也下过厨大显身手。

“最近我又学几样新菜,绝不输给职业厨师。”萧晓倩得意起来便眉飞色舞。



“不过，做菜很累。”

“累什么？难道我已经七老八十了？”女人有了点年纪最不服输，不论是体力还是容貌。

“可是，怎么好意思耽误你那么多时间？”

“没关系，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萧晓倩是微笑着说的，但是，她的俏皮嘴角隐藏着一丝幽怨，我仔细端详着，我想也许是我敏感。据我了解不论以她个人，还是以她的环境，都不该有任何幽怨。

3 通常我一向独断独行，绝少接纳别人的意见，而比较了解我个性的人，也很少对我的事参加意见。萧晓倩却不然，在学校她就有一种勇往直前的精神，并且她对自己很有信心，即使失败她的信心也不会减少一分。我实在不知道她哪里来的自信，是凭她的美丽，还是凭她的热忱？

在一般人眼里，对萧晓倩美丽的评价不及我高，因为我观察人是从各个角度观察的。以有形的美而论，萧晓倩的五官不见得够标准，但是，她整个人有一种韵致，令我觉得很动人。譬如她那双眼睛，不像小说里描写的又大又明亮，长睫毛闪闪的和洋娃娃一样。她的眼睛很东方式，俏就俏在眼梢有点往上挑，特别是她快乐时眼珠好像在跳跃，不过她在忧愁时眼珠又突然蒙上一层轻雾，像黎明的潭水，深得捉摸不透。萧晓倩算是中等身材，她告诉过我她的身高，可是我记不得是五英尺二还是五英尺三了。有时我觉得她很纤巧，有时我又觉得她高矮和我差不多；这不是我的错觉，而我是根据她的服装和神情



决定的。萧晓倩有一头好头发，又细又软，她不像普通爱美的女士那么爱进理发店，偶尔才去烫烫剪剪，刘西宁从国外给她带了一套名贵的发具，她自己洗自己做花样；亏她人聪明，手又灵巧，参考外国画报，发式随时更换。她很懂得发式需要和服装配合，当她把头发梳成贵妇型时，她确实仪态万千，有时她拿一条和衣服颜色调和的丝带把头发松松地一扎，穿上一双平底鞋，看起来不但矮小，年龄也看起来比实际要小几岁。由她谈笑之间的神情我很容易便联想到当年她在学校穿着花裙抱着书，一跳一跃地在女生宿舍进进出出的样子，时光真可怕！一晃就是十几个寒暑。

如果和大家比较，仍然以萧晓倩的改变最少。使她占优势的最大条件是她的皮肤相当好，尽管她叫着脸上出油讨厌死了！但是，就凭那种脂性滋润她的皮肤，否则岁月也会给她堆上一把皱纹。当然她也有皱纹，在眼角有几条，不是我诚心捧她，那几条皱纹对她损害不大，反而增加她笑时的妩媚。

萧晓倩笑时的妩媚一部分归功于右边那颗虎牙，如果那颗虎牙长在别人嘴里，定是个缺陷，而对她却形成了缺陷美，多年前带着顽皮，现在带着俏皮。萧晓倩早说要想去美齿，把它拔掉镶一颗假牙，她一直犹豫不决的原因是她生平崇拜真，讨厌假的东西，到后来她索性自我解嘲把虎牙当作她的标记。

按照迷信说法，爱情固然要靠缘分，友情也要靠缘分。作学生时我和萧晓倩远不及今天这么熟悉，我读外文，她在新闻系，我的时间全被我浪费在无谓的感情上了，而她着实在她所学方面下过一番苦功，那时在他们新



闻系印的实验报上总有她的大名,新闻稿有另外一种写法,她写校内的活动,也有专访各教授的特稿,虽然不很老练,但她处理文字还够得上俏皮干净。无冕王的头衔对年轻人多么诱惑,出了校门萧晓倩在一家偏重渲染社会新闻的报纸作了一年记者,然后舍弃了原来的美梦,嫁给刘西宁。

4 刘西宁比我高两班,不但我在学校不认识这个人,连萧晓倩也不认识他,电机系的学生一心钻研他的本行,很少参加活动,而且他的活动范围和我们两样,比方他课外喜欢踢踢足球,可是又不是校队人选。以后经朋友介绍,萧晓倩才知道和他同过学,等到他们开始恋爱,他才告诉她在学校就注意她了,萧晓倩对他说为什么那时不追求她?他摇摇头说她那时太活跃。

萧晓倩嫁给刘西宁时并非已经不活跃,作了职业记者甚至更甚一筹了,她的急流勇退出人意料。很多女性结婚以后仍然保留着本来的工作,不像萧晓倩这样自甘平凡地进入家庭。日后我问起她原因,她才告诉我对于自己选择的那条路灰了心,我劝过她说宇宙有黑夜也有白昼,每个圈子有黑暗也有光明,把好的一面视为正常,坏的一面视为变态,久之也就能适应了。她听了苦笑一下,她说不论一个新闻从业员还是一个作家都应该有一份超于常人的敏锐感觉,假若硬要被一些怪现象把敏锐的感觉慢慢熬得麻木了岂不是最大的悲哀?与其如此,不如把自己关在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

最初几年我知道萧晓倩的生活相当清苦,像多数年



轻夫妇一样缺乏经济基础，刘西宁每个月有限的薪水四分之一付了房租，其余衣食住行各方面都要顾全，幸而萧晓倩那位服务于教育界的哥哥有时加以支援。萧必宣比萧晓倩大十几岁，名副其实的长兄若父，萧晓倩幼失怙恃，由哥哥抚育大的，嫂嫂是个贤德的女人，没有使萧晓倩缺乏家庭温暖，因此她的心理不像一般孤哀子女那么不正常。

我没有见过萧必宣本人，只在报纸上看见过他的照片，在教育界他很有点声望，可惜他受到职位的定型，仪态和言行都过分严肃。这自然是萧晓倩给我堆积的印象，她说她之所以早早成婚一部分原因为了逃脱哥哥的管辖。他虽然善待她，但是，在生活上对她有太多的约束，甚至干涉她的交友与恋爱，偏萧晓倩的性格带一点放荡不羁，遇到刘西宁正是一个转机。萧必宣夫妇也很欣赏刘西宁，对他们的婚事立刻同意。

像萧必宣这样有社会经验的人所下判断总不会错的，最初刘西宁虽然没有经济基础，可是脚踏实地可以创造出一番前途。我搬到台北的那个秋天是他们结婚十二周年，萧晓倩自告奋勇为我做菜时还提过到时候她也要大请其客，谁能想到一瞬间一切都变了色。

5 没有人称赞我的脾气好，但是，大家常夸奖我待人不薄，在台湾谈起佣工难题足令做主妇的大叹苦经，而我家佣人一直很稳定，几年也不闹一次辞工。由南部北迁虽然丢弃很多东西。但我却把佣人说服跟随而来，彩玉受的教育不多，人还算灵活，也没有普通女佣那种好吃懒做的习惯。有时她也照着食谱做一两样菜给我



尝尝,虽然味道差一点,我照例夸一句免得她失望。她倒常常殷勤地催我,在外面吃到好菜时注意一下做法,回来指点她。我也想实行她的好意,不过我没有这种闲情和耐性。萧晓倩热心地来做自助餐对彩玉正是一个大好的实习机会,她兴奋地跟萧晓倩去菜场采购,兴奋地站在旁边观看。一整天时间萧晓倩都耗在厨房里,她一面动手一面对彩玉详作解说,诸如每种菜的切法,调味,配色。第一次彩玉不知从何下手,帮不上一帮忙,只有瞪着眼睛啧啧地惊叹萧晓倩能干!第二次萧晓倩便省力不少,很多琐事彩玉已经可以处理,只需要她监督指导就够了。

两次请客的人数都是十六七个,我把同学平均分开,再另外加上几个朋友。我和萧晓倩把名单列出来,商量着如何分配,先打电话通知,然后寄请帖,请帖也由萧晓倩写的,她写得一笔好字,如同她本人那么洒脱,只是近年来大显身手的机会不多了。

列名单时萧晓倩曾说了一句话:

“你最好别把西宁预算进去,还不如另外请一个该请的人。”

我听了不大以为然,我说:

“我知道他不喜欢应酬,可是难道他不应该来为我贺新居?如果你不愿意替我约他,我自己打电话。”

萧晓倩听了挑着眉毛一笑,这不是眉飞色舞的笑,笑得有点无奈:“你真会找他的麻烦。”

“你也太宠他了。”我开玩笑。

“不是的,他上一天班很累。”

“谁上班不累?”

“可是他不同,他每天要到基隆,来回要开一个多钟



头的车。”

“开车上班中外多的是，尤其在国外浪费在交通上的时间更长。”

“他的工作也不同。”

萧晓倩既然不肯停止为刘西宁分辩，我不便再说什么了。他们夫妇的感情本来就和谐，刘西宁每天两地奔忙，他服务的那家船运公司很器重他，一年到头几乎没有什么休假。萧晓倩初和他结婚时，他在一个公家的工程机构工作，几年中间虽然由副升成正工程师，但收入有限，加上两个女儿珊珊和珮珮陆续出世，确实够萧晓倩忙碌的。我偶尔到台北参加同学会，总是看不到她，我问刘西宁，他说她走不开，如果我抽得出时间，便去看看她。那时他们家没有装电话，房子是公家配给的，一幢住两家，相当挤。萧晓倩百忙中仍然对我表示热烈欢迎，谈起家就常叹台北佣人难请，她倒很羡慕我住在小城，她说她常劝刘西宁调到南部，同样的待遇比北部轻松。

刘西宁虽然不大愿意自动谈话，可是，他很爱护他的家，上班之余他还订阅一些外国杂志，把有价值的翻译出来，往报刊杂志投稿，增加一点稿费收入。我曾经和他谈过这件事，完全出自善意，却引起他一阵发窘，含糊地说他不过想介绍点新东西给国人看看。有一次萧晓倩悄悄对我说刘西宁怪她不应该把这种事告诉我，我听了很奇怪，我说这有什么关系呢？萧晓倩摇摇头说了句他这人有时候叫人猜不透。到现在我还记得她当时的眼神有点幽怨。我沉默了，我更猜不透刘西宁为什么不愿意别人知道他间或从事翻译工作，也许由自英雄末路的心理状态吧？



英雄末路也常有柳暗花明的转机，珊珊和珮珮读幼稚园的时候，刘西宁被一家规模庞大的民营船运公司工程处罗致而去。消息还是另一个同学出差到南部去看我时对我说的，那位同学在学校时就喜欢论长道短，谈起别人的幸运永远带着一分羡慕，两分嫉妒，三分嘲弄。“刘西宁现在发财了，作商船公司的监修工程师，一个月赚好几万。”那位同学的话最好打个对折才有一点可信，这次又毫无问题夸张得太过分，不过，我倒希望这是事实，金钱虽然不是万能，但有时也代表些什么，藉着它也可以表现些什么。像萧晓倩这样的人实在不应该一辈子过清苦的日子，并非她金枝玉叶，而是她懂得生活。

我从来没有问过萧晓倩有关刘西宁的待遇问题，可是，我看得出来他们的境遇有显著的改变，装电话，雇佣人，买了层五十坪的公寓，那公寓盖得相当够水准，虽然是分期付款，但我搬到台北那年已经付完。刘西宁每天到基隆上班，由于公司器重他，工作越来越繁忙，供给一部车子由他自己驾驶。成为有车阶级以后，萧晓倩并没有怎么享受，刘西宁忙忙碌碌很少带妻女郊游，出出入入她仍是乘计程车，那时候还有三轮车。即使刘西宁在家她也不让他接送，朋友如果问到这件事，她总是说他太累，让他多休息，嫉妒成份多的朋友会当面或者背后嘲弄她支使他不动，羡慕成份多的称赞她是个贤妻。

经济宽裕，女儿乖巧，家务有佣人照料，萧晓倩的空闲多了，一度她也曾想到找个工作排遣时间，但是又不知道自己能适应什么，只有把过剩的精力都用在美化家庭上，她缝椅垫，勾台布，学插花，学烹饪，凭她的智慧很容易把这些技术弄精通。性格活泼的人具有表现欲是自然



不过的事，她自告奋勇为我做自助餐请客便是一个例子。

6 我一直认为萧晓倩选择了刘西宁也是她善于发挥智慧的例证之一。沉默成性其实也算不得缺点，因为刘西宁不是那种类似木讷的沉默，他的沉默正显示出他的深沉，经常他给予人的是一瓶水的印象，学识装满了他的思想，只是不愿表达罢了。不过，有时碰到旗鼓相当的场面他也会变得滔滔不绝，听见他和别人谈到他本行时的种种论调，我才相信他和萧晓倩也经过“谈”恋爱的过程才结婚的。

对于仪貌和才能各方面的条件比较高的人，我本能的有一种原谅的心，把刘西宁捧成英俊非凡也太过分，不过说他一表人才我倒肯负责。他宽额方嘴，五官很匀配，身材硕健，大约和早年喜爱足球运动有关。像这样一个人如果活跃于社交场合一定很出色，可惜他多半不声不响坐在角落，了解他的人知道这是他的性格，不了解他的往往以为他落落寡欢。实际上如果你找他谈话，会发觉他的丰富和渊博，只是他出言简单扼要，不像一般人的废话那么多。

因此，刘西宁不可能有很多朋友，但他也没有和谁树敌。他温文有礼和别人保持着固定的距离。他做人做事都从不鲁莽任性，他也能忍耐着参加应该参加的聚会，譬如同学会之类，但他必然趁大家不备时默默早退。

我不知道萧晓倩事先是否曾和刘西宁约法三章，反正他来作客那晚有始有终，没有迟到早退，也许那晚座上有一位刚从西德回来的建筑师，和他谈到工程方面的问



题,两人很投合,使他打消归意。何况萧晓倩以半宾半主的姿态周旋在客人中间,他不便不等候她卸除职责一同回去。我一向认为萧晓倩智慧超人,经过这次请客的安排我更佩服她做事的灵巧和精密,她美化餐桌,提高大家的食欲,她一共做了八道菜,虽然不外乎鸡鸭鱼肉,但经高明的烹调技术,色香味截然不同,尤其那种翡翠饺,令所有的人赞誉不绝。她做的八宝鸭入口即化,中式牛排香嫩无比。为了易于调配,这两次的菜单相同,萧晓倩就这么热心而且天真,她对我说如果我再请客,她要把菜单全部重新更换。

这两次请客的中间隔了一天,刘西宁是第一次来的,我见他谈笑甚欢,并不厌倦,何况我把萧晓倩从他身边拉开毕竟有一份歉然,因此当他们夫妇告辞时,我避开别的客人对他说:“西宁兄,后天你还来参加好不好?”

刘西宁摇头一笑,笑得极轻微,只有知道他面部表情很少变化的朋友才能发觉他在笑。他没有说话,可是,好像在说今晚来已经很多余了。

我有点不服气,虽然我是因为萧晓倩才约他的,但他的那种笑容表明了我的请客并不成功,而我一直觉得我很成功。

“不为别的,只为了晓倩做菜,你也应该来。”

我的话没有打动他,他仍然在笑,不过,他说了声:“我有事。”他的声音很低,被萧晓倩的爽朗嗓门给遮住了:

“算了!不管我做什么菜,他从来没有夸过好。”

萧晓倩的话像开玩笑,不过,我在路灯下隐约注意到她的带笑眼波中含着一丝幽怨。当时我并没有同情她,我觉得她太喜欢争宠邀功了,固然她很容易变得快乐,但



一点不理想就发牢骚，天下本来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她已经达到九分九，还不满意。对这么一个丈夫还挑剔，未免是不智之举。

“他嘴里不夸，心里夸还不是一样。”我在一旁打圆场。

“谁知道他心里怎么想？”萧晓倩的带笑眼波流出希望。

“她从烹饪班学的菜回家实习，把我当实习的对象，有什么好夸的？”

“你看是吧？”萧晓倩撒着娇：“好心不得好报。”

刘西宁已打开车门，预备坐在驾驶位上，又回过头来对我说：“她总怪我不肯说话，现在你才发现一说话就有错吧？”

我笑着，没有置评，只觉得两人都很有趣，已经不算年轻了，还好玩似地斗斗嘴，充满孩子气。刘西宁发动马达挥手离去前，我又重复一遍：

“我不勉强你，不过，我欢迎你后天能够来，你不会觉得无聊，我请的有化工硕士，还有声乐家。”

“别提声乐家了。”萧晓倩替他摆摆手：“他根本没有兴趣。”

倘若萧晓倩不这样提醒我，我真的忽略了刘西宁不喜欢音乐。这句话说得太偏激，他不是不喜欢音乐，根据我了解他有时也欣赏管弦乐，其次是小提琴。对声乐和钢琴他很少闻问，我和他谈过这类问题，他嫌声乐和钢琴太单调，今晚的客人中一个小有名气的钢琴家弹了一段巴赫的作品，确实有点单调，我记起别人都在鼓掌，萧晓倩也跟着叫“ENCORE”，而刘西宁坐着不动，很少起变化的脸上有似笑非笑的表情。

相反的，萧晓倩就不同了，新闻系的学生好像涉猎的



方面很广泛,萧晓倩作记者时专访文教消息,音乐家的特写又多半由她执笔。小时候她学过两年钢琴,她那位教育家哥哥极力把她培养成淑女,可是,她生性好动,钢琴没有练下去,有时候她也感叹如果当初学音乐,即使不走这条路,也可以在家里弹弹琴自娱,这几年她家里也添置了一架山叶牌钢琴,她说希望珊珊和珮珮中间起码有一个学音乐,偶尔她也弹一曲,只限于“SWEET HOME”之类的和声罢了。

珊珊、珮珮确实都在学琴,不太认真地学,孩子的志愿大人很难掌握,时代不同,我们这一代的行为虽然被父母视为叛逆,而目前的一代更争取自由民主,而且他们有很好的理由抵制大人指给他们的方向,口口声声学校功课太忙,很多作业在放学以后还压在身上。其实这也不是孩子说谎,我记得我小时候的书包就比现在的轻得多。

如果说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很多懊悔的地方,我最大的懊悔是当初没有学音乐,在写作方面我没有什么天才,这绝非谦虚,不过是经过多年的辛勤堆起来一点小小的成绩而已。在音乐方面我有一点天才也许不是自夸,中学阶段我曾经在西北进过一家教会女校,教音乐的英籍老师对我非常欣赏,那时赵梅伯先生正在西北创办音乐院,学校大概要表现学生的音乐水准,挑选两名学生去赵先生那里试唱,一名是我,另外一名就是我对刘西宁说的女声乐家李清音。

7 我国文字十分深奥,连姓名的组成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我曾读过两本姓名学,虽然没有研究透



彻，却一知半解。我没有替李清音推算过她的姓名笔画组织为她形成怎样的命运，但从字面上看好像她注定成为声乐家。人对事我经常抱着“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态度，因此我能安守着自己耕耘的小小园地，不嫉妒别人创造的美丽王国。自然我对于李清音的成就也羡慕过，当从巴黎归来公开在中山堂演唱时，我特地从南部赶来送花篮，在她的歌声里我幻想台上站的是我自己，我几乎责备自己当年没有学声乐了。人总后悔一些没有做的事，其实如果真的去做也不一定会有成绩。我很知道我比不过李清音，她强壮，健康，有充足的肺活量，声音宽宏，很会运用头声，过去她最喜欢唱“巾帼英雄”，在巴黎她学唱歌剧。回国以后开过几次独唱会，在一家大学任教，课余教几个学生，生活便稳定沉寂下来了。

我虽然没有像李清音学音乐，但是，这些年我一直和音乐维持着缘分，我积存下海外的稿费从香港买来一架德国钢琴，有时弹几曲小品自娱，兴致好也唱几曲。可是，李清音反而绝口不唱了，我曾经问过她为什么声乐家都那么吝啬唱歌？她笑笑，也说不出所以然。我想也许和我怕写信一样吧？志趣变成工作以后，就会产生职业性的沉重。

寄请帖以前我和李清音通过电话，她当然很高兴我邀约她，不过，对于我的提议她并没有欣然同意，老同学毕竟有分感情，她也不便断然拒绝我，只是说她很久不唱了。我不分根由立刻抢白几句，朋友们都很畏惧我这种口不饶人的毛病，她支支吾吾说考虑，我再三叮咛，才把电话挂上了。

请客的头一天，我怕李清音贵人善忘，又拨了个电话